

难解暨大缘（上）



从左到右：彭小川教授，孙爱玲，郭熙教授

问人间缘为何物，终令人千里相聚。看雅广多少人事，最难解南上之缘。

2007年1月在郭熙教授的指引下，有幸参加了“第一届世界华文教学研究生论坛”，不仅使我有机会以“优秀论文得主之一”在“人生边上”划上一笔，而且沾了台湾专家学子团之光，方知暨大与印尼割舍不断的那段校史——一百年前首届毕业生二十几人全是印尼华侨子弟。

早在九十年代初，已故徐敬能老师几番鼓励我加入本地提高汉语行列。我也写了数百字作为入学依据，却告诉徐老要等他办暨大远程教育才正式报名。他问何以如此，我无言以答。几年后徐老莅临狮城寒舍时道出了开办暨大远程教育课程之计划，那时我已修完北京大学四年本科，正修读南京大学硕士。徐老问可愿支持他老人家，我不假思索地点了头。徐老说：“那我就放心

了。”我问何以如此，答曰：“开本科需要本地辅导员，总不能让本科辅导员辅导本科生。”听得我一头雾水。徐老解释道：“印尼汉语元老们大都是当年本科学士呀！”的确，连我的中医老师廖益修、郭怀乡均是。不觉叹一声：“咳！当年的学士，可神气呀！”徐老说：“是当年的神气，如今存货无几！学如逆水行舟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！”嗯，原来如此，真是“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，我似乎有点儿明白了，徐老接着指点津，深入细致地分析千岛之国之历史与国情，并指明接下来必取之道。

2006年8月中旬，摄氏38度的酷热天气导致南京汉口路、北京西路、广州路以及阳光广场前的街道都冒了烟，我手握南京大学硕士论文节选，冒着酷热出席南大中山陵国际会议，名曰“中国文学与文化认同研究国际研讨会”，与会者来自中

国各地大学以及美、法、匈、马、新、印等国。我按导师的指示在会上宣读论文之后，心潮起伏，拿不定主意是否升读博士。丁帆教授说：“你的题目学术生命长，继续挖吧！材料找得充分点儿，我手里的材料都比你的多呢。”哎，一鼓作气写出了六万字的硕士论文，可“再而衰，三而竭”呀！手上捧着两份南大教授写的推荐书，脚下踌躇得不敢迈步：再读博士有气衰之感，颇感墨水干涸得山穷水尽，尤其此路充满荆棘且无比孤单，“回家”一片茫然。05年5月曾为校长助理领路来印尼视察，本地元老反应曰：“开美学讲座？再美也不要！已有三家大学，不足以分散学员吗？添乱子！传播汉语用得着你？有些事没做是做不了，做得了哪轮到你？”话虽尖酸，情虽刻薄，但句句出自肺腑，使我深思良久。同辈人明确表态曰：“最好别回来，少个劲敌！”所幸印尼政府未曾禁止我回国！某人也未曾参选市政府！于是乎，眼前浮出“暨南大学”四字，心中现出“选读暨大博士”之意，预感“回家毫不孤单”之境！

游北京、上海路过广州回新加坡，在广州逗留几日，有一天经过黄埔大道，忽然眼前一亮，看到一大群穿着礼袍、戴着方帽的暨南大学毕

业生在校门口怕照，不胜惊喜，原来暨南大学本部在广州！这里有与我家人假戏真做、兄妹相称的兄长一舞蹈教授一陈大哥，因为有了他及其家人，广州变得格外亲切，尤其那没文凭而有文化的陈阿姨，一来就叫我猜猜广州什么车最长？我说：“是不是火车？”老人家说：“嗨，未来的暨大博士小姐，不知道广州什么车最长，可向我投降？”“投降啦！阿姨！”“好好听哦，广州最长的不是火车，是堵车！哈哈……”你说，如此年近九旬的老人，不可可爱？加之“吃在广州”，此地菜肴无一不合外子口味儿，在外子的支持和鼓励下，便选定方向：报读暨大博士！

心意刚定，“缘”即驾翅而至。硕士答辩通过未百日，周健教授从雅加达打来电话约我参与汉办项目——两册《基础华语》教材编写翻译工作，以及《汉字突破》翻译校对工作。我在新加坡，主编周健在广州，编辑在北京，在互不相见的情况下，四个月后，两套教材均问世了。北大社接着计划着将教材带到印尼发布，恰逢主编周健到新加坡来上课，晚间一抵饭店便给我家来电话，约好次日在维多利亚街阿尔迅饭店一边共进午餐，一边详谈细节。我请了南大柯学友陪同会见

周健。当天中午十二点正，周老师就坐在饭店大堂的沙发上等了，几分钟后自尊心特高的柯学友也到了，周老师赶紧上前笑眯眯地伸出手，问道：“你就是孙爱玲吧？”柯某尴尬地答道：“不是不是，我是她的朋友，她有事儿晚点儿到。”过后她嘟哝道：“他怎么认不出谁是谁？”我解释说：“我们没见过面呢！”“啊？”接下来的两周我便带着一群南大学友免费旁听周老师的课，听完一套后听欲更旺，烦请周老师穿针引线，请示接着来上课的彭小川教授，希望彭老师允许我们再旁听。不听则已，一听不离！自此黏上了彭老师，成了她唯一的境外博士生，也使07年在严格意义上成了与暨大结缘之年：1月份旁听彭老师的课未毕，3月份上本部参加入学考试，4月份成绩公布，9月份处理入学手续，便开始上语音专家伍巍教授的课，语音大师在我的语音器官上“开了大手术”，“治愈”了语音顽疾。周健便在此时将稿费发下来。哈，是梦是真？赶紧打狮城长途电话给外子：“你好明智好明智，让我选读暨大，幸哉，善哉！幸哉，善哉！我这次不用你的钱交房租啦。”读博期间几番与外子在专家楼重温昔日二人世界，外子借口陪同读书，实际上尽情享受美食与品尝茶叶。